## 怪事奇情雜錄

### 賣油郎獨佔花魁

都是散碎銀兩，大凡成錠的銀子，散碎的就見得多了，銀匠小鋪是眼孔極淺，見了些多銀子，別有一番向日，想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」慌忙架起天平，搬出若大若小許多，等石一般，秦重心下想道：「除去了兩本錢，餘下的做壹夜花銷費，還是有餘。」又想道「這碎銀子，怎好出手？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，見有傾銀店裏方便，何不傾一錠兒，還覺好看？」當下兌足一兩，傾一壹個足色大錠，再把壹兩八錢傾下四兩錢之數，拈壹小塊，還了傾錢，又將幾錢銀子置下，準備（勞）（夜）壹頂萬字頭巾，回到家中，把原服換洗，乾乾淨淨，買幾根安息香，蒸又熏，揀個晴明好日，侵早打扮，扮做「雖非富貴家，也是風流好後生，」秦重打扮停當，將銀兩藏在袖中，把房門鎖了，逕望王媽家而來，那一時好不興興頭頭，到門首，悄悄挑拈子，在他家窗眼內一張，雖然不是閨女，也要偷看一個大概，好歹做個道理。「秦小官，今日不做生意，打扮得恁般齊楚？往那裏去？」前作揖，到底是個本錢，秦重只得老著臉，一前作揖，媽媽也不免還禮。

秦重道：「小可並非別人，專來拜望媽媽，」那媽兒是老積，見貌辨色，見秦重恁般裝束，「拜望」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丫頭，關夜，或是會一個房